

“小鐵口”改行

· 凌家偉 承 祥編述 申屠文整理 ·



故事会小丛书



范一辛图

统一书号 T10077·989

定价(四) 0.06 元

《故事会》小丛书 “小铁口”改行

凌家伟承
申屠屠

祥文 编述
整理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上海永嘉路25弄8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 078 号

1964年4月第1版

1964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50,000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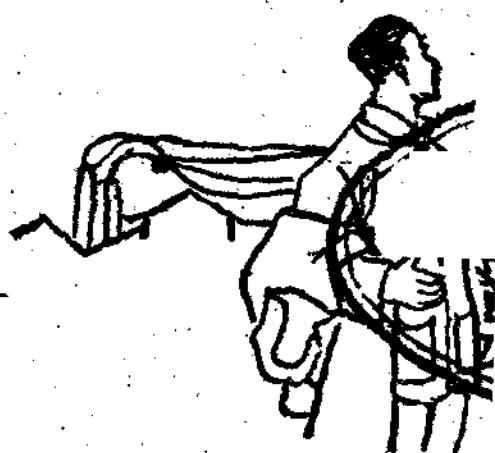
开本850×1156毫米1/64

印张5/8

字数14,000

洪兴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

故事叫做《“小鉄口”改行》。“小鉄口”是啥意思？是算命先生的一块招牌。到底是不是“鉄口”？请大家听这个故事。

一 瞎子学算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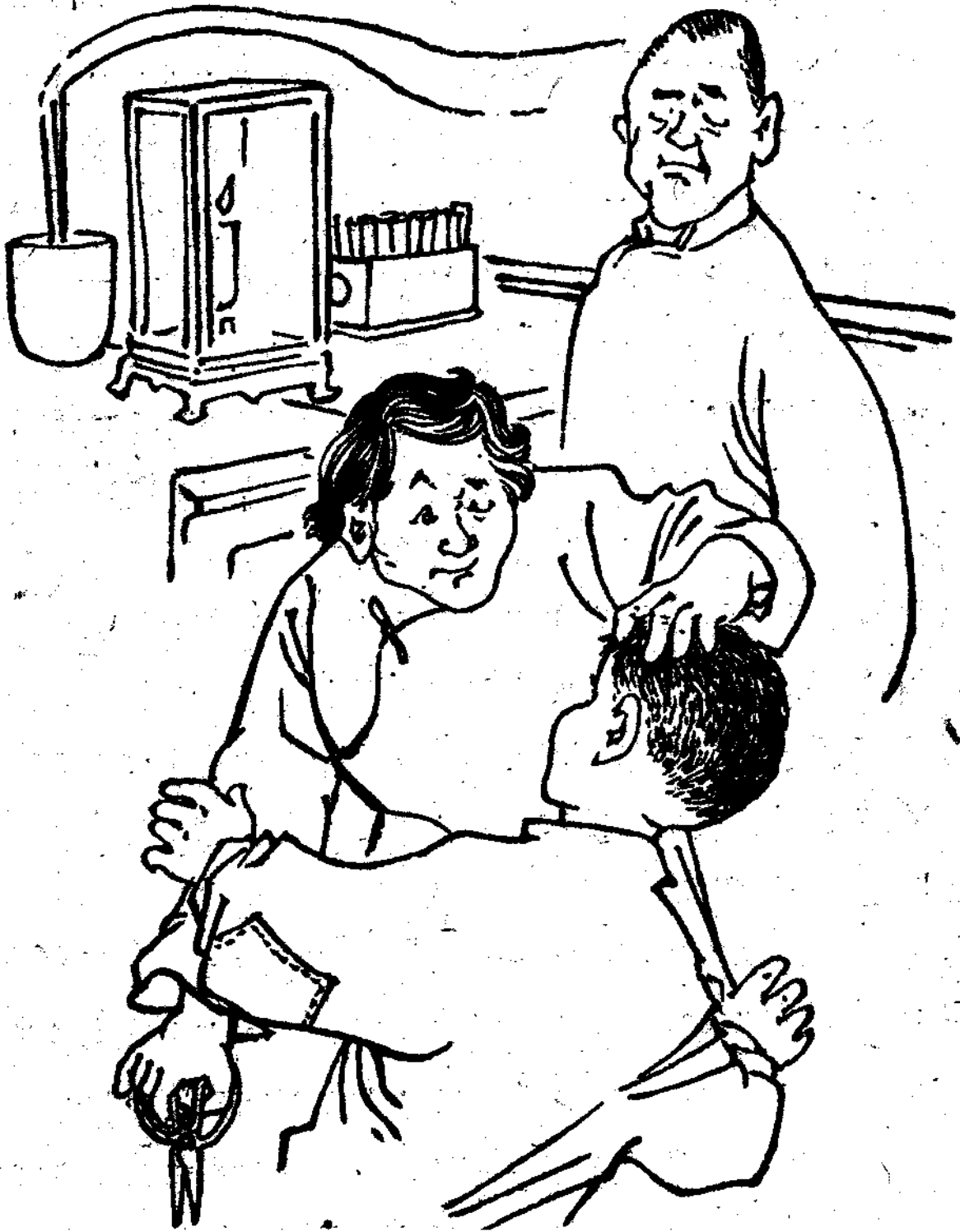
不識黑白紅綠，难辨东西南北。

靠了一根明杖，走遍天涯海角。

小子本姓陆，名字叫阿福；招牌“小鉄口”，算命带問卜。今年四十八，生日是端午；荒年离家乡，两眼黑乎乎。双亲沒下落，妹子音訊无；想起从前事，眼泪嘆簌簌。

陆阿福原籍苏北淮阴县陆家村。家中有爹娘

和妹子，連自己一共四个人，就靠做佃戶苦度光阴。不料在阿福十四岁那年，淮阴遭到了一场大水，把陆家村淹得茫茫一片，几十戶人家冲得干干净净。陆阿福一家四口没有办法生活，只好跟当地灾民一道出去逃荒。他們刚刚逃到靠近扬州的时候，突然“嘩——”許多乱兵冲过来，把他們冲散了，只剩阿福一个人。从此阿福就流落他乡，靠討飯过日子。那时候，扬州有个算命先生，叫“賽諸葛”，夫妻两个人只有一只眼睛。啥？两个人應該是四只眼睛，怎么只有一只眼睛了呢？因为男的双目失明，女的半明半瞎，四只眼睛倒瞎了三只，所以說两个人只有一只眼睛。夫妻俩看见阿福生得还机灵，就把他收留了下来当徒弟。“賽諸葛”去跑街，阿福替他敲敲“报君子”，做做“桥梁”。啥叫“跑街”？算命先生在外面串街走巷，就叫“跑街”。又啥叫“报君子”和“桥梁”？算命先生出去，前面領路的人，就叫“桥梁”；領路人手里敲的鈴，就叫“报君子”。日子一长，“賽諸葛”那套算命、起課的本領，阿福倒十有六七学会了。



第二年，阿福十五岁，他突然生了一场伤寒症。病好以后，两只眼睛肿得象桃子，眼珠上还有一层白膜，中间有一颗白星。“赛诸葛”夫妻俩看机会来了，索性把他的眼睛弄瞎，叫他学算命，做他们的摇钱树。“赛诸葛”对阿福说：“阿福，眼珠长白星最倒楣，是晦气星攻了顶，只有把它移到鸡眼睛上去才会好。”阿福当是真的，就抬起头来让瞎子师母拿剪刀“啪啪”两剪刀。痛啊！阿福的两只眼珠落了下来，鲜血直冒。从此阿福就成了瞎子。“赛诸葛”夫妻俩心里蛮快活，对阿福说：“阿福呀，这是你命里注定的，也是你的福气，以后你就跟我学算命；瞎子算命主顾信得过，顶顶合适。”阿福是哑巴吃黄连，有苦说不出，眼睛瞎了，不学算命学啥呢？心里虽然气不过，也只好依从了。

几年过去了，阿福在“赛诸葛”手里吃的苦头真不少。算命赚了钱，师母不客气，“壳托”朝自己袋里一放。“赛诸葛”若是心里不舒服，拉起手来“啪”朝阿福头上就是一记。阿福想想自己，想想爹娘同妹子，实在难过。但是，两眼空空，啥都看

不见，有脚跳不出火坑。

“賽諸葛”替自己算过命，說起碼有九十年的阳寿，他的瞎老婆有八十五年的阳寿，但是算的命就是不准，一个到四十七岁就双脚一挺死了；一个到四十三岁也把眼睛一闭，断气了。从此阿福就改名“小鉄口”，出去跑碼頭，一面也好寻訪爹娘和妹子。

“小鉄口”到处走碼頭，一晃就是十几年。解放以前，算命生意倒还好，就是寻不到爹娘同妹子。唉！穷人哪里会有好日子，大概都已經死了，即使跑遍天涯海角也是我瞎子点灯白费心，就死了这个念头。因为生意还不差，手里有点积蓄，“小鉄口”就到上海三官堂桥脚下租了一間单开間的店面房子，开了一爿課命館。紅漆門面，当中两扇小門，上半段玻璃窗，下半段松木板；玻璃窗上有八个大字，左面四个字是“三元合婚”，右面四个字是“周堂擇吉”，当中一个八卦图。推門进去，两边是茶几、椅子，中間一张八仙桌，桌上放着課筒、香烛等应用物件，朝里貼壁放一条长几。堂屋正中

有块横匾，四个字：“誠心則灵”。

上海解放了。“小鉄口”眼睛瞎，看不见解放军是啥样子，但是也听到大家讲解放军好，共产党好。以后再听听，的确上海比反动派統治时期好得不知多少，流氓地痞也不来敲竹杠了。就是有一样他蛮着急。啥？算命生意越来越清淡。

解放以后，劳动人民翻身作主，觉悟提高了，生活一天天好轉，不要說青年人，連老太太、老伯伯也不大相信算命了。这样下去怎么办呢？他老婆听說有些同行都改了行，也劝“小鉄口”改改行，参加盲人福利工厂，靠自己劳动过日子比坐冷板凳等生意好得多；里弄干部也来动員过，还讲了不少道理。“小鉄口”改不改行？不改行。他想自己从小学算命，向来靠嘴巴混飯吃，两只手也只会拿拿課筒，掐掐甲子，进工厂怎么做得来？再說历来瞎子只有三条路——討飯、卖唱、算命，难道解放了連这个也会变？算了，算了，人生在世能弄几个錢糊张嘴巴也就行了。

二 二 嫫 嫫

今天一早起来，“小鉄口”又在店堂里蹙紧了眉头，坐冷板凳等生意上門。一等，生意不来；二等，生意不来；三等，生意还是不来。“小鉄口”心里实在着急。再一听，門“得儿……”响了，进来一个人。啥人？二嫫嫫。

二嫫嫫就住在对面弄堂四十八号前楼。今天她急匆匆从家里出来，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語：“唉！心神不定，起課算命。”一个不当心在弄堂口和别人撞了一撞。定神一看，原来是邻居沈大姐，連忙道歉：“哎呀！沈大姐，对不起，真对不起。”沈大姐看她这样性急慌忙，蛮奇怪：“二嫫嫫，出了啥事情？”“噢，我招弟刚刚蛮好，忽然发起高热来了，热度高得吓坏人，一点东西都不吃，文庆又到厂里去了。唉！真急煞人……”“喔，那么赶快送医院！”“不。我想先找‘小鉄口’算算命。”“啊呀，二嫫嫫，听算命的胡說八道！还是去看趙医生，吃点药就

好。”“不，不。不是我不相信医生，实在是招弟的病来得太突然，一定碰着邪气了，医生不懂。”“可是算命……”沈大姐的话还没有讲完，二嬸嬸“噠噠噠……”穿过馬路到“小鉄口”那里去了。

二嬸嬸也姓陆，叫陆巧英，苏北淮阴人，是个家庭妇女，今年四十岁。她六岁就从乡下跟爹娘跑到上海来，靠爹娘做苦工过日子，后来跟一个工人結了婚。她还有一个亲阿哥，从小对巧英最好，但是听爹娘說，他們那一年来上海的时候，阿哥給反动派的兵打死了。爹娘想到了就哭，巧英也哭。巧英十九岁死爹，二十二岁死娘。娘死的时候还把阿哥的生辰八字交給她，要她逢时逢节連阿哥也祭祭。二嬸嬸的丈夫叫徐文庆，是学徒出身，现在是机器厂一个車間的工段长，今年四十三岁；两个女儿都在讀書，大的十四岁叫娟娟，小的十岁叫招弟；前年又添了个儿子叫小弟。解放以前，家里生活很苦，幸亏解放了，生活才好起来，吃穿都不愁。解放了几年，二嬸嬸虽然觉得共产党很好，不再受苦了，但是脑筋里的旧思想还是蛮多，碰到啥事情疑

心特別重，以为凡事有神鬼在那里做主，一切都是命中注定，迷信到万分，欢喜算命相面。她过日子向来省吃俭用，花一个錢要掂掂分量；就是算起命来，花錢再多些也不心痛。平时娟娟学校里放学回来迟一点，她就疑神疑鬼，拿出火柴数数，是成单还是成双，也算是起課。假使成单就算是不好的，要出毛病，心里急得不得了，馬上会跑到学校里去，却看见娟娟沒有出啥毛病，蛮好，不过在参加大扫除，放了学沒有馬上回家。这个时候，二嬸嬸才觉得自己何必这样七想八想，心里还有点暗好笑。

三 受 騙

“小鉄口”的課命館离二嬸嬸住的弄堂很近，二嬸嬸是老主顾。說灵吧，“小鉄口”实在灵。二嬸嬸旧思想，連养了两个女儿就一心想再生个儿子，好传宗接代，养老送終。第二个女儿一生下来，就取名为招弟，希望她招个弟弟来。前年九月，二嬸嬸怀孕快足月了，連忙去叫“小鉄口”替自己算个

命。“小鉄口”扳起手指头掐掐算算：“唔，这个女命属羊，不错。男子属羊出门不带饭粮，女子属羊将来女儿一定孝娘。”二嬷嬷说：“‘小鉄口’，马屁不要拍，照命直说，到底命宫里可有子息？”“好，好，我照命直说，说得好不要笑，说得坏不要跳。这个女命命宫里是‘先开花，后结子’。”二嬷嬷一听到自己的命宫里是“先开花，后结子”，开心啊！自己已经养过两个女儿，先开了两朵花，接下来就会结子，养儿子。所以笑眯眯地问：“几时养？”正在这个时候，“小鉄口”的老婆从里面端出来两杯茶，一杯送给二嬷嬷，另一杯递给“小鉄口”。“小鉄口”端起杯子呷了一口，眨眨瞎眼说：“女命属羊喜洋洋，今年一定会得养。”二嬷嬷听得眉毛直飞，心想自己并没有露出怀孕的事，“小鉄口”眼睛又看不见，能够断定今年会养，的确有点道理，可见得“鉄口”名不虚传。回去赶紧告诉丈夫徐文庆。文庆说：“哎，养儿育女哪里是命里注定的！只有你欢喜听瞎子的话。以后不要再相信他那一套。”到十二月初二，二嬷嬷果然生了个男宝宝，就是现在的小

弟。在滿月那天还特地送了一碗大肉面給“小鉄口”。

还有一次是去年五月，二嬸嬸放在桌上一张十块头的鈔票，一轉身就不见了，到处寻寻不到。鈔票跑到哪里去了呢？会不会今年命里注定要破財？注定要破財，那是鈔票不丢掉也要生一场毛病的。好，去叫“小鉄口”起个課再說。“小鉄口”問：“鈔票怎样丢的？当时你在做啥？”二嬸嬸說：“鈔票放在桌上的时候，屋里只有我一个人，只是后来到来水龙头上去洗过碗，房門鎖还是碰上的。”“小鉄口”口里念念有詞：“东方甲乙木，南方丙丁火，西方庚辛金，北方壬癸水，中央戊己土。照課断来，鈔票应该在西北方向，只要失主不冲啥星宿，不会破財。”二嬸嬸半信半疑，付了課金回家又寻了一番，还是没有。嗯，这一次“小鉄口”大概不灵了。过了几天，居民委员会发动大家搞夏季爱国卫生运动，二嬸嬸搬开大鉄床拖地板，咦，十块钱！鈔票正好在西北角落里。呵，“小鉄口”实在灵！你看，他說鈔票沒有丢就没丢，他說鈔票在西北方向就是在

西北方向，“小鉄口”不单是“鉄口”，簡直是“活仙人”了。所以招弟发高热，二嬸嬸一定要去寻“小鉄口”。二嬸嬸晓得文庆不相信算命，給他晓得了，反而要怪我，所以不再告訴他。

二嬸嬸推門进来：“‘小鉄口’，你早呀！”“小鉄口”听见声音，晓得生意来了，連忙招呼：“喔唷！二嬸嬸，长远不听见了。”熟人见面总是說长远不看见，怎么会說长远不听见？是啊，这句话只有“小鉄口”好說，別人不好說，因为“小鉄口”眼睛不方便，只好用耳朵听声音，所以說长远不听见。二嬸嬸这不是第一次，并不奇怪，就說：“你是长远不听见我了。今天我来請你算个命。”“好，好，你請坐。算男命还是女命？”“女命。”“噢！几岁？几时生日？啥时辰？”“十岁，十月初一黄昏酉时生。”“小鉄口”手指招招，嘴里念念：“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，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……喔唷！好八字，孩子从小聪明，‘文昌星’高照；福气也好，父母双全，这叫門前大树好遮蔭，父母双全有依靠。”二嬸嬸蛮高兴，因为招弟的确聪明，只有七个月就会喊媽

媽了；七岁起就讀書，真是“文昌星”高照；我和文庆都蛮健壮，她父母双全，倒真有依靠。“小鉄口”接下去說：“小孩大起来还要好，命里还有十只金飯籊，三十年帮夫运。”这几句話甜津津，滑溜溜，直朝二嬸嬸心里钻。不过这是将来的事，眼前怎么样？还是問招弟的病：“‘小鉄口’呀！你替我招弟算算今年好不好？”“噢，今年……不大好。唔，二嬸嬸，今年小孩有点啥吧？”二嬸嬸肚里轉念，招弟突然生病，的确不大好，不过究竟有点啥？要你自己算出来，我不露口风，所以說：“你朝下算算看呢？”“唔，好的，不过說出来你不要见气。小孩是着了邪了，两官之中必有一官不正，文官不正，讀書不聪明；病官不正，要生一场大病。”

二嬸嬸听到病官不正要生大病，实在服貼；着了邪一定凶多吉少，心里蛮急，脫口就說：“是呀，招弟一早发高热到现在还没有退。要紧嗎？”“着了邪，毛病討厭。”“那么招弟着了啥个邪呢？唉，真急煞人。”“二嬸嬸，碰到啥个邪？算命算不出，要起課。”二嬸嬸馬上从袋里摸出六角命金、八角課金

遞給“小鉄口”：“就請你起起課吧！”“小鉄口”拿起桌上的課筒，在香上兜了三圈，放在耳朵邊搖了三搖，口里念：“文王文王，立即就到，速顯威靈，神課病消。”倒了三次，倒出三個大白銅錢，挨一挨二摸了一遍，眉頭一皺說：“這兩天夜里小孩出去過沒有？”“昨天她夜里出去看過第四場電影，十點多鐘才轉來。今天一早我男人去上班，剛走一歇歇招弟就發起熱來，到現在還不好。”“小鉄口”把台子一拍：“哎呀，昨天夜里怎么可以放她出去！現在她是‘五鬼星’高照，被五個邪鬼纏住了。”

二嬸嬸吓一跳，碰到一個邪鬼已經不得了，碰到了五個還了得？急得眼圈發紅：“那怎么办呢？‘小鉄口’，你一定要想想辦法。”“小鉄口”想了一想說：“辦法倒是有的……”“啥辦法？”“替小孩解解星宿。”“怎么解法？”“買五十對蠟燭、五十股香，你自己念五百卷經。”“念啥經？”“你听好，要記牢，回去可以自己念。”“小鉄口”就嘴唇皮亂翻，念得很快，象急口令一樣：“南無消災延壽二天君，解曰神咒足高玉皇玄空凌霄大天君，三請上神達摩天

君，九天姻緣雷神普化天君。”“啥！你在念啥？”“小鉄口”又念：“南无消灾……普化天君。”二嬸嬸不要說記住，連听都听不清楚：“‘小鉄口’，謝謝你弄張紙頭写一写，我回去好念。”“小鉄口”举起两只手乱搖：“不，不，这个經怎么好写！只能記。黑字落在白紙上要泄漏天机，不得了，不得了。”記又記不住，写又不能写，二嬸嬸只好麻煩“小鉄口”：“那么就請你代解星宿，代我念經吧。”“这倒一样的。”“費用要多少？”“老主顾了，就算十五元。”十五元价錢蛮貴；不过为了招弟毛病早些好，二嬸嬸就伸手到袋里去摸。一摸只有十二元，跟“小鉄口”商量：“啊呀！身边帶得不多，先付十二元吧。”“小鉄口”說：“算了，就十二元，大家是邻居嘛。”二嬸嬸付过鈔票，“小鉄口”起身到长几底下取出一叠黃紙，上面都画着符咒，轉身交給二嬸嬸，叫她当场焚化；另外又給她三张，叫她回到家里，一张貼前門，一张貼后門，一张貼房門。二嬸嬸临走，“小鉄口”关照：“解星宿是驅邪除鬼，回去不妨再請医生看看。这叫先解星宿慢請医，邪鬼逃走毛病除。”